

残雪

中国散文档案·她世界

残雪散文
玫瑰水晶球



中国散文档案·她世界

残雪散文

玫瑰水晶球

 鹭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水晶球：残雪散文/残雪著. —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
2010.3

ISBN 978-7-5459-0183-2

I. ①玫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7768号

玫瑰水晶球：残雪散文

残雪 著

出版人：杨迅文

主 编：桂 苓 刘 琅

项目主持：江金辉

责任编辑：裴慎勤

特约编辑：张殷红

装帧设计：海 云

出 版：鹭江出版社

地 址：厦门市湖明路22号

邮 编：361004

电 话：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×1194 1/32

印 张：10.25
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59-0183-2/I·76

定 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目 录

第一辑：平民的艺术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3 | 白茶花 |
| 5 | 扮演 |
| 8 | 冰天雪地 |
| 11 | 地底的图案 |
| 13 | 风景 |
| 15 | 隔壁小男孩 |
| 17 | 虎 |
| 19 | 可爱的黄梅 |
| 22 | 来自那边的孩子 |
| 25 | 玫瑰水晶球 |
| 27 | 美丽南方之夏日 |
| 35 | 迷路 |
| 38 | 平民的艺术 |
| 41 | 日记 |
| 44 | 三维画的境界 |

目 录

47	生长
49	石榴之梦
51	授粉
54	送煤工之一
57	送煤工之二
60	一种麻将游戏
62	医院里的玫瑰花
67	隐喻的王国
71	有时候
74	掌纹
76	直觉
79	状态
82	自然和我
85	走夜路
88	最害怕的事

目 录

第二辑：精神的层次

- 93 期待同谋者出现
97 精神的层次
102 异端境界
106 文学的少数派
110 什么是“新实验”文学

第三辑：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

- 119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
123 两种意志的较量
174 险恶的新生之路
183 罗马的境界
192 理性和原始之力之间的复杂关系
204 深层结构图
211 梁小斌的诗散文
224 卡夫卡的事业

目 录

228	不朽的《野草》
237	垂直的写作与阅读
246	精读《看不见的城市》
298	什么样的硬骨头
302	自由之旅

第一辑

平民的艺术

白茶花

后花园里生长着好几排茶花树。那是小雨过后的艳阳天，我在茶花树旁留连忘返。它们就像竞赛似的，一朵比一朵更美，一朵比一朵更令我心跳。老天怎么造出这样勾魂的东西来了啊！我终于看到最美最美的了。那是“白雪王后”！雍容高雅，气质压倒群芳。而且它冷艳地绽放在那矮矮的茶树的顶上，仿佛周围的绿草和小鸟都是为它而存在。我心跳之余，便想到赶快回去拉好友来分享。

好友不在家，我的情绪被泼了一瓢冷水。挨到下午，她终于回来了。“真的吗？我刚才路过那边也看到，开花了。”她淡淡地说。但我绘声绘色，额头上都出汗了。出于友情，她同我去了。我直奔我的白雪王后。我记得那棵树在第三排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呢？那里有一棵开白花的，但那是两朵，小多了，而且有点脏。“是这个？”好友关切地问。“不是！”我断然否定。我又窜到前面去找。哪里有王后的踪影？都是粉红和桃红的，虽然也很美，很娇艳，但都不能同王后比。我将茶花园细细地搜索了好几遍，还是没见它的踪影，有一朵长得像它，但形状和色泽又差得太远。那个时候，小孩们没人敢去偷花的，因为园丁特别凶，所以它也不可能被偷。

我满心沮丧，还有点迷惘，这事实实在想不通。“其实——”好友试探地说，“我最喜欢的是桃红色的茶花。比如这一朵。”“那算什么！！”我激烈地打断她，“你根本想不到我看见的那一朵有多么美。哼，没人想得到！”我真的发气了，也不知是向谁发气，我感到我被大大地捉弄了一场。

茶花要开好几茬，我仍然去看它们，但已没最初的激情了。我反而觉得那种美艳有点徒然的味道。美丽的白茶花，难道是我的幻觉？当然不是。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呢？现在回忆这事才觉得，也许那就是我看见的终极之美，那种美是一次性的，无法再现的。总之有某种说不清的魔法促成了她的诞生。

后来我又见过好多好多茶花，还去看过花展。美啊，美得没法说。但那些美丽的花儿只激起我一些感叹，从前经历过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心跳是不会再有了。

在梦里，我还在继续同好友争辩，我说：“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……”我到底要说什么？或许，谁的灵魂能出窍，他就可以同终极之美晤面。不过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，因为仍然不能解释那种美，不能解释她的无常。

她是有过的，我的白茶花。我同她交流之际，鼻尖差不多都凑到了花瓣上。那是南方雨后的艳阳天，大地里头的精灵纷纷往上窜的时刻。如果凝神屏气去听，还可以听到地心深处的甘泉汩汩流过呢。后来她消失了，因为她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她只能在这个世界瞬间现身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都见过这一类的精灵。一些人因为无法捕捉而扼腕哀叹；另一些人用遗忘来镇压了自己身上的诗意，转向世俗或颓废；而我，成了决心要将这种邂逅演习到底的狂人。

扮演

一个人，如果他想完完全全地体会另外一个人的感觉，那实际上就相当于在不知不觉地扮演那人了——演员进入角色。扮演是同情的高级阶段，既需要激情也需要想象力。

我在很小的时候曾无数次试图体会父亲的心脏病给他带来的痛苦。甚至在深夜醒来，我也会机警地倾听隔壁房里的鼾声。我惶惑地想了又想：心脏病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？我害怕他搬重东西，害怕他跌倒，我老觉得不知哪一天，当我没有在场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。

后来是弟弟。弟弟在大学里腰椎发病，痛苦不堪，最后只好休学回家。那个时候，他不论白天夜里都在疼痛中。我看见他弓着身子伏在床上（那是他惟一的痛苦较轻的姿势），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找医院啊，找医生啊，帮他做按摩啊。虽然并无多大疗效，但非得做点什么心里才好过一点。他的病对我的刺激太大了。好长时间里头曾是我的生活中心。

再后来是儿子出生后的一段时间。儿子那么小，不会说话，我觉得他随时会出问题。一点点极小的毛病就使得我长时期地夜不能寐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那种长期失眠很可能是产后抑郁症所致。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夜里，我总是被死神追逐，逃也逃不开，甚至都不敢入睡了。这么小的人，他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呢？一向乖乖的他为什么哭个不停呢？所幸的是，儿子虽同我一样属过敏体质，但生命力非常强。他就在我的痛苦和恐惧中一天天长大起来了。

同丈夫的相识以及后来的爱情也是这样。我很少或几乎没有像常人那样来分析过双方的“条件”。我时常将自己想象成他，用“他”的眼光再来看我。也许这个“他”并不是真的“他”，只不过是分裂的自我。但恋爱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我们所体会到的对方，只能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那个人。这种体会因人的性格差异，其真实的程度也不同。不管有多少“假”的成份，我和他都属于那种比较深刻的类型，所以我们的婚姻才至今比较稳定吧。

看来在我还没有开始创作之前，我就已经具备了扮演的基本条件了。然而当我进入到我这种特殊小说的境界里头之际，我才发现这是一种高难度的、没有原型的扮演。没有原型指的是没有世俗中的原型，我的原型在那混沌黑暗的内心深处。我必须沉下去，沉下去，然后猛一发力，将那不可思议，从未有过的风景在纸上再现。所以很多读者感觉我的作品就像巫术一样，极其古怪，却又有难以言传的吸引力。残雪的吸引力其实是来自于人的共通的本性，因为她拨动的是最隐秘的那根心弦。

我的同情心的发展过程，就是一个热心肠的小姑娘慢慢变成一名艺术家的过程。我认为我的作品，就是写给那些有同情心的人看的。我在生活中看到很多冷漠甚至冷酷的人在早年也是具有同情心的，由于没有去训练自己的自我意识，一旦进入社会中去随波逐流，他们的同情心就一点一点地丧失了，最后变成那种最最乏味的人。

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懂一点文学艺术，或音乐哲学。在当前道德

大滑坡的形势下，这已经是非常紧急的一个事了。我们一味地忙忙乎乎，早就不再顾及自己那蒙灰的心灵，每个人的眼光都狭隘到无法再狭隘的地步，一步步地从人退化到兽的例子越来越多。大道理人人会讲，但那都是在场面上骗人的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也没人相信那些道理。所以我呼吁青年多读文学、哲学，多接触现代艺术、音乐，我也希望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大量引进现代文明思潮。

冰天雪地

冰冻期延续了十天了，大地白茫茫，硬梆梆的，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，我戴着自己缝的棉手套，缩着头往学校赶，我的双脚冻木了，只有冻疮还可以感觉得到。糟糕，居然又飘雪了，很大的雪，非把我的衣服弄湿不可。我躲到那一家的屋檐下。我一边跺脚一边盼望弟弟们经过，他们一定带着伞。

那个小孩同我差不多大，他正在房里糊纸盒。房里很暗，没有炉火，木板壁四处透风。他跪在地上，摆弄着浆糊刷子，他的手上有紫红色的冻疮。他的鼻涕流下来，眼看要掉到衣服上面，他用力一吸又吸回去了。隔一会儿那鼻涕又往下掉。他的爹爹，那个瘫痪的老头子在后面房里同他说话，他“哦哦”地答应着。他没去上学，这个小孩。这样严寒的天气，我多么想对他说一句：“冷啊。”可是我不认识他。不，我是认识他的，因为天天经过他家，我只是从未对他说过话。我不好意思对他说话。

他又弄了一钵浆糊过来，开始刷了。他的动作沉着而老到。难道他就不冷？街上的孩子，他们抗寒的能力是多么强啊。当然，还有抗疼痛的能力。我觉得他们可以将疼痛完全忘记。我继续跺脚，脚仍然

是麻木的。到处是硬梆梆的，雪花也不能使大地软化。那两只麻雀在屋檐那里等待，它们快要饿死了，觅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

我顺着屋檐钻到杂货店的雨篷下面。有两个人在店里买炭盆，他们将陶制的小小炭盆举到亮处去察看，他们聚精会神于他们的工作。啊，炭盆！我们家里是没有炭的，只有一点点炭末，是用来引火的。他们买走了炭盆，一人一只。到夜里他们家里会燃起美丽的炭火。杂货店的店主在后面的黑暗中对他那个亲戚说：“那种地方哪里用得着炭盆呢？他真该多想一想啊。”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一怔，原来还有用不着炭盆的地方啊，那是什么地方？！在我看来，只要弄得到炭，哪里都可以使用炭盆嘛。冷风从头顶的瓦缝里灌进来，我将身上的棉袄裹紧了一下。

我的弟弟们过来了，我跑出去，钻到他们的伞下——那种很大的老式油布伞。我离开杂货店的时候，听见店主的亲戚在说：“冰岛。”我们三个人共一把伞走在冰天雪地里，有时风将我们的伞吹得倒向一边，我们合力将它扶正。我想，我们这里不就是“冰岛”吗？这么硬的地，严寒，无处可躲。还有脚上的冻疮，碰一下就钻心痛。“冷啊。”我终于说出口了，可是两个弟弟都没有反应。大约他们知道独自忍受是不可改变的命运。

夜里，我将被子裹紧，将冻伤脚小心地搁在被头上。我入睡前向对面床上的弟弟谈起了糊纸盒的那一家人。弟弟说那个小男孩用冰水洗脚。“冰水洗了脚之后，呆在屋里就很暖和了。”他说。看来我的判断都错了。他虽然流着鼻涕，但并不像我感到的那么寒冷。也许明天，我应该将冻伤脚放进冰水中长久浸泡？我想着这件事，拿不定主意。如果我像荒原上的狼一样完全不怕冷了，也就用不着炭盆了。我们家有一个旧炭盆，我依稀记得在我婴儿时代从那黄色的陶盆里窜出的火焰。我们将糯米糍粑放到炭火上去烤，烤得香气四溢。在梦里，

我轻轻地对人说：“给我一个炭盆吧。”

早晨，雪停了，但寒冷并没有丝毫减轻。我的脚踩在冰上，想象自己是生活在极地。我这样一想象，心中的焦虑就减轻了一些。那么，用冰水泡脚的方案是否可行？我心底明白我是不可能实行那个方案的，那会使我患上肺炎。于是，我再见到糊纸盒的小男孩时心里就充满了羡慕——原来他心里有团火！